

四、視察臺南並會見巴克禮

伊澤原訂於 10 月 24 日到東京募集講習員與其他事務，後來改隨行樺山總督前往剛攻陷的臺南巡視，是爲了綏撫民心。伊澤此次旅行，也包括陪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回東京。〈臺南巡視日錄〉有以下記載：¹

27 日 晴

先前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患病，故於臺南府城內之師團司令部療養。上午 11 點，樺山總督與水野局長至司令部探望親王，而高島司令官至南進軍司令部，下午 5 點返回下榻處。

28 日 晴

上午 7 點 30 分，樺山總督及水野局長探望能久親王，約 10 點回到下榻處。11 點召集正副總理 10 名與儒學者 10 餘名至臺南市區的旅館，樺山總督首先召見正副總理，在翻譯官御幡雅文的翻譯下互相交換意見。

樺山總督又接見十餘名儒學家，簡單發表教育相關事項，並向他們介紹副手，即代理學務部長伊澤修二。重要的儒學者如下述：楊建文、朱鏞、周錫祈、楊景洲、

1 「總督臺南巡視日錄」（1895-11-30），〈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013025。

楊建勛、蔡應璽、楊鐘發、陳溉卿。

29 日 晴

上午 6 點，能久親王表示欲返回東京養病，於是準備從臺南出發返回東京。樺山總督、水野民政局長、其他將領及高官，皆來送別能久親王至西門外或安平港。殿下搭乘蒸汽輪船西京丸號，以吉野艦護衛，預定直接航向橫須賀港。

今日一行人之中包括伊澤代理學務部長，隨行之日本語學校兩名臺灣學生（柯秋潔、朱俊英）一同搭上西京丸赴東京。

巡視日記的記載雖簡單，但伊澤對臺南有十分深刻的回憶。伊澤在臺南會見了儒學者，也造訪了孔廟，當時的孔廟作為野戰醫院使用，伊澤見到祭拜用器具和書庫中的典籍一片凌亂的景象，向樺山總督做了重要的建言：²

我首先向總督建言，如此草率對待孔子廟在風氣上十分不妥，必須有些補救對策。水野民政局長立刻下令在孔廟派駐衛兵，此後孔廟便不再雜亂，也能確實安撫民心。

2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頁 212-213。

接著伊澤所訪問的是巴克禮（Thomas Barclay）牧師³，《教界周遊前記》中對此描述如下：⁴

我首先拜訪了巴克禮牧師。原先向他自我介紹求見時他猶豫了半晌。因為他相當同情劉永福，而誤認我們是日本的間諜，但我並不是，只是一個教育者。我向他表示我在日本時就從事教育，也得知牧師長期在臺南從事教育，因此這次來臺想要好好向牧師請益，除此之外，並無他意。如此終於能和牧師見上一面，談了許多教育問題後，他對我說：

「非常佩服爲了調查臺灣的教育事業而從日本遠渡重洋前來的我們，但現在用日本語教育臺灣人似乎並非良方。其他先不談，以他的經驗來看，他剛來臺灣時也曾使用英語教育臺灣人，不幸的是，幾乎完全不見效果。用英語來教育除了困難之外，即使臺灣人稍微懂了一些英語，也不會因此而願意投身宗教或教育事業，而通常很快轉向其他能賺錢的工作。於是便得知，在臺灣以英語實施一般教育終究是一件難事，而逐漸明白在臺灣傳教

3 Thomas Barclay（1849-1935），出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1875年，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打狗（今高雄）宣教。1895年，接受臺南府城仕紳請託，與日軍乃木希典協議不流血入城。一生奉獻臺灣60年，主要有四大貢獻：1. 創設臺南神學院；2. 創辦《臺南府城教會報》，推動白話字教育；3. 翻譯白話字舊約、新約聖經譯本；4. 編著《增補廈門音漢英大辭典》。

4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頁213-214。



圖 22 巴克禮牧師

與普及教育，教育者若不親自學習臺灣語，以臺灣語進行教育，很難達成目標。」

這是他經過數年來實驗的結果，所以近年來幾乎不再以英語來教育。因此，後來來自英國的傳教士首先要學臺灣語，經過一年至一年半能夠說流利的臺灣語之後，便採取以臺灣語宣教的方針。如果用臺灣語漢字教導臺灣人太過困難，則可以福建語羅馬字教導。因此他給我的忠告是：

「如果實在無法用日本語教育臺灣人，或許可以像他一樣改用福建語羅馬字來教。」

聽到巴克禮牧師的忠告，雖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我有
我自己的意見，我回答：

「我打算先進行教育上的實驗兩、三年後再評估。然
後就告別了牧師。」

而在伊澤的回顧中，曾如此提出他的國語教育論：⁵

我認為在臺灣施行教育，若不用日本語就沒有絲毫效
果。但中國、臺灣和日本共同具有漢字這個利器。只要
寫出漢字，就能瞭解大致的意思。現在我們渡海來臺，
在軍中等不依靠翻譯而能互相理解，都是依靠漢字的效
力，因此若以漢字來教授日本語，必定不同於以羅馬拼
音這種繞遠路的方式，因此必定能收到效果。因此，臺
灣的教育首先要確立以漢字進行教育的方針。

巴克禮固然是個值得尊敬的宗教家與教育家，但
他的目的是傳達神的福音，而伊澤的目的卻是「創造」
新的日本人，因此教育的精神大不相同。其差別就在於
應使用臺灣語的教育論，和「我認為在臺灣施行教育，
若不用日本語就沒有絲毫效果」兩種理念之間。對此，
伊澤也自信滿滿地表示：「我打算先進行教育上的實驗
兩、三年後再評估」，便告別了巴克禮。

5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頁 214-215。

明治 41 年（1909）10 月，伊澤再度回到臺灣參加臺灣鐵路全線通車典禮時，就表示日本語教育能有如此好的成果，其實是一開始有向巴克禮請益。關於此事，伊澤在臺灣教育會常會席上曾如此敘述：⁶

因為我十分確信而展開日本語教育，那時想著也許往後還有機會接受他的忠告，所以因此離開了。今日在臺灣各地接受日本語教育者約有四萬人。這次前往臺南時，也與巴克禮牧師會面，我問他如何進行教育工作，他還是用臺灣語寫成羅馬拼音進行教學，再問他的教育事業擴大到什麼程度，因為巴克禮剛好暫時回國不在臺灣，所以我拜託一位細川先生一定要問到巴克禮的意見，於是就先回來。

雖然由於缺乏史料，無法證實伊澤是否確實委託細川瀏牧師⁷問到巴克禮的意見，但後來國府種武於昭和

6 鳥居兼文編輯（1932）。一二 臺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頁 69。

7 細川瀏（1856-1934），出生於土佐國高岡郡佐川（今高知縣高岡郡佐川町）。1876 年，畢業於慶應義塾。1885 年，在長老教會東京新橋教會受洗，隨即進入東京一致神學校就讀。1887 年，畢業，在浪華中會准為傳教師。1892 年，受按為牧師。1893 年，在名古屋教會擔任牧師。1895 年，受命赴臺擔任慰問使，日人入臺南城時，曾與巴克禮牧師歷訪各地，並於年底離臺。1896 年，日本基督教會傳道局派遣來臺並設立「日本基督教會臺南講義所」。1897 年，期滿後再次離臺。1902 年，再次來臺，先後在彰化、嘉義傳教。1905 年，專任於臺南。1907 年，臺南成立堂會。1910 年，再次離臺。1917 年，再次來臺，於臺中教會擔任牧師。1922 年，轉往嘉義擔任牧師。1924 年，回任臺中擔任牧師。1926 年，退休。

8 年（1933）爲了請教伊澤生前未能請教到的問題，而訪問了巴克禮。國府詢問巴克禮對臺灣人子弟實施日本語教育的看法，巴克禮表示：⁸

現在的報紙，和街上商店的看板都是日文，所以現在不懂日文已經很難生活了。

而巴克禮又表示：

日本語教育的成績已是有目共睹，但我仍然認爲過去以臺灣語羅馬字教育的方式還是最有效果，因此我也無法放棄。

儘管巴克禮特別執著於臺灣語，但伊澤與巴克禮的國語教育論相較，顯然是伊澤略勝一籌，但如今伊澤與巴克禮皆已作古，無法再共同討論現今日本語普及的實際狀況，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昭和 10 年（1935），與細川牧師是親戚、亦與巴克禮熟識的桑原政夫⁹，到巴克禮牧師病床前探望時，

8 國府種武（1935.12）。トマス・パークレー師と國語教授。臺灣教育，401。頁 67-72。

9 桑原政夫（1890-1969），出生於埼玉縣兒玉郡神保原村（今上里町）。1907 年，畢業於東洋協會專門學校，隨後來臺任臺灣總督府雇，任職於通信局庶務課。1908 年，任嘉義廳屬，任職於總務課。1919 年，曾短暫休職。1920 年，任臺南州郡屬，任職於新營郡庶務課兼任課長。

巴克禮展示了他苦心撰寫的《廈門音羅馬字新舊約聖經》¹⁰，並非常感慨地表示：

我花了 20 年完成這本聖經，回想起來還真傻。因為懂得福建語羅馬字的僅有臺灣和廈門的部分教徒，福建語通用範圍亦極為狹窄，因此耗費畢生心血的著作犧牲實在很大。如果用日本語來寫聖經，流傳範圍會更廣。我們當時一開始就是學習臺灣語，拼成羅馬字，並試圖普及到一般民間，從事傳道與教育。時至今日，總覺得日本語的普及度已經超越我們。既然一般讀物如報章雜誌等都以日文書寫，臺灣語羅馬字的效用將會變得很低。現在的狀況變成了即使要作為傳道用語，也要先學日本語，然後用日本語傳道。

伊澤在臺南停留到 10 月 29 日，視察當地一般狀況結束後，便陪同北白川宮親王從安平港搭上西京丸返回東京，在船上時思考著一件事：

1924 年，任地方理事官，任職於臺南州東石郡役所，擔任郡守。1928 年，改任臺中州員林郡郡守。1932 年，改任基隆市尹。在基督教經歷中，歷任嘉義日本基督教會初代委員及初代長老、臺南日本基督教會執事及長老、基隆日本基督教會書記、《臺灣基督教報》編輯等。

- 10 廈門音羅馬字聖經（Amoy Romanized Bible），又稱白話字聖經、巴克禮譯本，英國聖經公會為了完成白話字聖經的重譯本，委託巴克禮擔任翻譯的工作，巴克禮於廈門陸續完成新約聖經（1916）與舊約聖經（1933）的出版。原書使用「福建語羅馬字」稱呼，實際上應為廈門音，比較不符合現代臺灣語的語感。

觀察了臺灣人接受日本文明的實際狀況後，更感受到一定要讓他們接受日本的教育。因此有些人稍微學會一些日本語了。那就是柯秋潔、朱俊英二人。

伊澤一回到東京就籌劃了種種的計畫。第一，應以何種方法養成適合教育臺灣人的教員；第二，臺灣教育經營的大方針為何，將其主軸與各方大略意見統整後，將大體方案圖解而成「臺灣學事系統略圖」。¹¹圖中分為「明治 29 年中之現況」、「明治 30 年預計達成狀況」、「明治 30 年以後狀況展望」。伊澤將臺灣教育的學制系統分為三階段，並思考如何發展。然後還在新年期間就回到臺灣赴任，著手執行計畫，日夜忙碌不已。

明治 28 年（1895）年末，伊澤不在時的學務部又是何種情況呢？從學務部部員與伊澤的書信往返中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狀況，例如 12 月 20 日中島長吉、12 月 21 日桂金太郎和 12 月 22 日楫取道明的來信，他們娓娓敘述學堂近況，或陳述對將來臺灣教育之意見，或拜託在東京的伊澤帶回某些東西等，幾乎是沒有一點私心，完全爲了教育問題著想。這些信件展現了六氏先生遇難前的狀況及反映迎接日本治臺第一個新春前夕學務部部員的心境，是非常貴重的史料。

11 湯本武比古（1912）。第三十二 臺南視察。頁 217。

伊澤先生 鈞鑒

恭祝康健。先前柯、朱二人於 19 日突然返回，總覺有些不尋常，將與本人會面加以詢問，以釐清來龍去脈，並瞭解近況，請先生安心。我們對於可以呼吸文明空氣，皆大感喜悅。昨日關口先生為向橋口先生照顧柯、朱二人致謝而欲前往臺灣府城。本月 2 日先生的信件寄達，隨即拜讀。先生於百忙之中，仍如此詳細而懇切地指示，特此致謝。關於學務設施，正逢好時機而能達到滿意的結果，志願入學者甚多。山田氏奉命兼任消息已登報，相信先生亦得知，報上刊登消息更為詳盡。但因水野氏延遲前往東京，返臺時間亦將順延，亦是不得已。關於會話書籍一事，終於完成可上呈。延遲至今，甚為痛心。在本人督責之下，終於進入完稿打字階段。此次加註八聲符號與假名標音，並由柯秋潔校正才交稿，尚祈指示。亦請教井原氏，再請吧連德過目，一次比一次嚴格。據說先生已打開行李，今天打開後，樓上的衣物按您委託交給桂、中島二人，並多次晾乾，請放心。同時亦通知山田先生，他先前送印的教科書已順利送到。於是立刻發送給臺北縣及其他各支廳各二十份，亦上呈給總督閣下一份存查。送到寒舍的物品，如此用心準備，實在誠惶誠恐，在此欲特別致謝。同樣向井原致謝。百忙之中蒞臨寒舍，並告知當地狀況，實在感激不盡，並因此能讓老父親安心。且此處冬季寒風較緩和，有華氏五十度以上，較內地舒適。昨日首次領到公

發的毛毯，欣喜萬分。新建的校舍亦逐步完成，新的牆壁也開始粉刷。付給柯、朱二人旅費四十圓，其中有六圓十錢由橋口先生先墊付，兩三天內本部將還給橋口，特此報告。歲末將至，諒必十分忙碌，本應與關口一同去信問候，但如此繁忙之際勞煩先生十分抱歉。先前亦向我們拜年，在此亦向您拜個早年，請多多保重身體，長命百歲。但您不在未能親自拜訪，但特別向您夫人及兒子致意。東京當地亦充滿新年氣氛，總督府的新年團拜，學務部員亦將有半數代表至臺北城出席。勿此報告如上。

致 伊澤部長

道明 敬上

12 月 22 日晚

附記

另有一事報告，桂氏想拜託部長回臺時順便帶回地圖集與單字集，不知是否方便，尚請參考為幸。

謹啓 三千年來空前的這一年—乙未年（1895）已所剩無幾。恭祝先生身體健康，事業亨通。可惜未能親自拜訪貴府，想必各位一切安適。此次各位和樂之際，返回東京萬事安好之時，卻有事叨擾，尚祈見諒。此地至今最顯著特色，在於儘管歲末將至，天氣依然清爽，與秋季景色相去不遠，令我們有些吃驚。部員們都按照計

畫放心從事各自的工作，敬請放心。唯平井數日前罹患胃病，目前在臺灣醫院住院療養，其餘沒有特別的事，請部長無須擔心。

柯秋潔、朱俊英兩名雇員昨日突然到來（尤其前天晚上便抵達八芝蘭）。立刻與我們分享當地風土民情概況，對部員之各種協助，甚感欣喜。當然以我們所知，這是非常值得感謝的，特此致謝。柯的日本語能力有長足進步，令眾人十分佩服。反觀自己的學生，進步十分遲緩，百日而無一得，不知該如何是好，實在令人心痛。可能與教導有關，亦可能是受教者的關係。教師們再三盡其所能嚴格教導，奈何甲稱病，乙稱家中有事，一請假就是3、4天，甚至8天、10天，學習上如此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自然難以見到成效。而我們如何熱心訓誡，仍難見成效，實在困惑。其中一名學生劉銘臣之不當行為不少，先前曾潛入廚師房間偷竊財物，一度命其退學，但當時輯取因其日本語程度達中上水準，對其退學後的生活甚感憐憫而為他求情。另有一位郭廷猷疑似偷米，但因罪證不足，無法依法懲處，只能予以精神感化。上個月下旬吳明德亦來，待部長返臺可與他會面談話，結果如何可以期待。目前校舍正進行地板鋪設工程，部長返臺時可望竣工。

吧連德上個月中出院，但仍見不到康復的氣色，經常瞪大眼睛，看似很害怕的樣子，他自己也相當不安，因此不待我方的命令，只讓他一天來2、3小時，平均三天

就有一天因病無法辦公，目前什麼都無法做。

另外，要付給潘家的租金已由部員集資支付。收據由關口負責保管。

民政局警保課亦請其翻譯官編寫警察用會話集，原預定今年內出版，但看了一部分原稿，覺得仍不完整。

當地新設（讓臺灣人就讀的）學校增設音樂科不知意義何在，但此後可讓學生以最雄壯的歌聲，消極部分用不捨出征之情提供安慰；積極部分鼓勵其遠征之士氣，亦可觀察新領土人民的音樂程度如何，才能下定論。而我們認為音樂科若不能成為正科之一，亦將另外利用課餘時間帶領他們唱歌，必要時請他們攜帶樂器或其他附屬品，期待能有熱絡的氣氛。

另外是我個人的事。本月初我突然接到擔任陸軍翻譯的人事命令，先行接受後，再申請編制為民政局員（非翻譯）。因此這次前往陸軍省，從擔任該省的雇員翻譯官而進入軍中體系，再改稱為陸軍翻譯。其人數無須擔心，加上我們有 200 人。

好不容易開始研究臺灣語，卻又回到過去的因循，大概是公務三分、雜談四分和懶惰三分。雖然每天的生活都沉浸在臺灣人之中，但仍有許多不知不識之處。此信凌亂潦草，甚為失禮，匆匆報告如右。

致 伊澤先生閣下

明治 28 年（1895）12 月 20 日

芝山巖 中島長吉

另寄一信給山田，不情之請甚感惶恐，尚請考量為幸。

謹啓 時下嚴寒之際，盼尊敬的各位保重身體。先生離臺後此處的狀況，相信您已透過山田氏的報告與報章雜誌得知。由於今日柯、朱二人返臺，聽到他們詳細報告了東京的狀況，學務相關事務亦漸次進展中。為國奉公而不在時的事，輯取皆已鉅細靡遺地通知，在此便不贅述。現在的學生較諸過去出席狀況更好，更為好學。此次柯、朱二人返臺後，親自邀其談話，說明之後，感到又驚又喜。他們精神抖擻，且為了讓日文程度更好，不斷詢問如何可以去東京，令我有些困擾。也看到柯、朱二人興高采烈，到處敘述所見所聞的樣子。想到今年已到歲末，聽聞內地歲末的狀況依舊，我們在新天地也過得很好，希望各位依然健康。僅有平井氏先前身體微恙，目前已逐漸康復。此地寒冷時約華氏 50 度左右，格外寒冷。當地人穿上厚重的毛皮衣，帶著竹籠製成的火爐，令我吃驚。

今天我在自宅不顧一切地開始整理行李，覺得非常不好意思，如此笨重的行李若能夠送回去可減少麻煩，也聽到渡邊清參堂告訴我許多事，非常感謝。在先生返臺之前，我們會每天努力讓學生至少能夠學會一些問候用語。

期待先生早日回臺，除了看到學生，還有新建的校舍和福爾摩沙的春天。

我與學生都期待著先生回臺，恭祝一切安好。

勿此 桂金太郎

致 伊澤先生

12 月 21 日

可惜這封信在六氏先生遇難後才送到伊澤手上，當時正處於驚愕悲嘆中的伊澤看到這些充滿理想與抱負的信件，不知會作何感想。